

曲本唱新

# 李士言辦社

周榮賢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716.4

248

## 內容提要

本書寫一個幹部在農業生產合作社試辦時期，採取強迫命令的辦法，並且缺少警惕性，讓富農參加合作社。富農從中破壞，合作社幾乎垮台。後來由黨支部書記的幫助，經過整頓，糾正了偏向，把富農清洗出去，各種工作因而能夠順利開展，秋收時糧食增產一成半。許多起初不願意參加合作社的人，看到了合作社的好處，在合作社正式成立大會上都自願報名參加合作社。本書可作為配合合作化運動宣傳的文娛活動材料。



新 唱 本  
李 士 言 編 註  
周 榮 賢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八號

廣華印刷廠印刷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發行

書號：0186

字數：14,000 開本：850×1168 1/64  
1955年1月第1版 195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張：18/32 印數：0,001—10,000

定價：(6)八 分

# 李士言辦社

(鼓詞)

周榮賢著

有一個村幹名叫李士言，  
家住在山東沂南劉家灣，  
他今年三十七歲身強壯，  
當村長已經好幾年，  
前年秋天開普選，  
被選為村代主任兼生產委員，  
他做工作認真能吃苦，  
不喜歡老牛拖車慢拖延。  
七月裏他上縣裏去開會，  
互助合作的報告聽的全，  
學習到怎樣支援工業化，  
學習到怎樣實現總路綫，  
學習到農業怎樣來改造，  
怎樣做生產才能大發展。

又聽到合作化運動大開展，  
各地方搞的熱火朝天，  
那裏辦好了合作社，  
那裏的生產大發展，  
那裏的農民擺脫窮困，  
家家生活過的甜。  
李士言聽了這些受感動，  
他覺得又是慚愧又是喜歡，  
喜的是更美好光景快來到，  
慚愧的是自己落後邊。  
李士言聽了這些心裏急，  
坐不寧來心不安，  
就像得了辦社迷，  
晚上睡覺也嘟噥，  
他希望馬上結業快回家，  
馬上辦起社來心才甘。  
這一天結業散會快天晌，  
六十多里他一氣到家還不黑天，  
只累得他腿痠眼花喘粗氣，  
滿身汗水口冒煙，

可是他一想起辦社事，  
累餓全不在心間，  
回到家連晚飯沒吃飽，  
急忙忙去找黨支書劉經善。  
劉經善正在家中吃晚飯，  
一見士言來連忙讓坐把話談，  
李士言說：我這次上縣學的東西真不少，  
能趕上去上大學好幾年，  
淨學的建社好辦法，  
今後的工作沒困難，  
咱今快辦合作社，  
別地方已搞的熱火朝天。  
經善說：我打老早這麼想，  
黨中央早已指示咱，  
大多數羣衆也認識到集體好，  
有些人已經朝這路上攀。  
我恐怕咱村條件還欠缺，  
還愁着辦社缺乏好骨幹，  
你如今經過學習有勁頭，  
咱就積極領導創條件。

李士言一聽真高興，  
這更使他把勁頭添，  
暗想到支書同意了，  
我保證辦好沒困難，  
忙說道：要辦咱就馬上辦，  
這件事不能再拖延，  
再拖延落在人家後，  
跟不上國家建設不是玩，  
咱村已有幾年的互助好基礎，  
依我看今晚辦起也不難。  
經善說：雖然說互助有基礎，  
這件事不能看得太簡單，  
合作社土地要入股，  
這本是幾千年的大改變，  
咱要想辦好農業合作社，  
別放過思想教育這一關，  
發動起黨員團員作領導，  
再深入對廣大羣衆做宣傳。  
教育的人人都說集體好，  
咱再提出辦社人人都喜歡，

先依靠貧農做骨幹，  
鞏固的團結中農齊向前。  
到明天我去縣上開會議，  
最多不過十數天，  
你在家開展宣傳多醞釀，  
等到我回來咱商量着辦。  
李士言聽了連連把頭點，  
他心裏另外有盤算，  
他辦社的勁頭無比大，  
等一天就像等一年。  
他晚上又去找劉三，  
叫劉三幫他一道幹。  
劉三是互助組一員老能將，  
論年紀六十還出邊，  
他當時滿口答應了，  
只是要士言預先多宣傳。  
士言說：宣傳籌備一齊幹，  
現在只不過是試着辦，  
等支書回來再成立，  
那時候水漲河滿好行船。

第二天士言召開羣衆會，  
三個互助組組員都到全，  
李士言上台先講話，  
他把入社的好處說一遍，  
最後說：別處都鬧合作化，  
人家真像上了天，  
人家走上咱也得走，  
咱們不能落後邊。  
咱只盼社會主義早來到，  
這好光景就要到眼前。  
咱莊上這就鬧起合作化，  
窮爺們走在前頭有光沾。  
有幾人聽說辦社心歡喜，  
說道是：這真合了俺心願，  
自從學習了總路綫，  
白天巴來晚上盼，  
盼着走上機械化，  
盼着用機器來種田。  
俺要求辦社快着辦，  
拖拖拉拉俺嫌煩。



有些人雖是沒想通，  
沒說啥蹲在牆角光抽烟。  
李士言覺得條件已成熟，  
不由得一陣喜心間，  
暗想到支書思想多落後，  
羣衆的積極熱情他看不見，  
幾天裏籌備工作都做好，  
做出成績給他看看。  
想到這裏透心态，  
笑嘻嘻的把話談：  
既然大家想入社，  
今天咱就開始辦，  
是龍咱就能下雨，  
是金不怕火來煉，  
咱今要辦合作社，  
看一看誰是真金誰是磚。  
李士言敲山震虎說一遍，  
衆組員各懷心事不一般，  
有幾個高高興興報了名，  
有的人心中左右打鞦韆，

聽聽句句都在理，  
只就在實際情況不摸邊，  
入社又怕不合眼，  
不入又怕不光面，  
他們是螃蟹過河隨大流，  
拿書騎驢走着看。  
全場開會的三十個，  
報名入社的只十三，  
其餘的各個都還有顧慮，  
一個個低頭不發言，  
這個留戀大黃牛，  
那個掛着好菜園，  
真好假好沒見過，  
他們站在外圍看一看。  
這些人正在犯考慮，  
李士言耐心再動員：  
這是咱們的光明道，  
你們不必胡盤算，  
早晚都走這條路，  
走在前頭多光鮮！

那些人還是不報名，  
李士言心裏犯了難：  
硬把大家抬上路，  
強迫的罪名肩上担，  
要是讓大家講自願，  
不曉得拖到那一天，  
我還是硬叫大家都入社，  
辦了社再跟大家作宣傳，  
這件事對大家都有利，  
日子久不怕大家思想不轉變。  
李士言想到這裏又開口談：  
共產黨自來處處都爲咱，  
給咱指出了光明路，  
咱不該停住脚步不向前，  
報告入社的回家去，  
不通的留下我再和他談。  
有人說：入社本來是好事，  
爲什麼要使硬搶趕。  
士言說：頭腦警覺要打通，  
這不是強迫是動員。

你們爲什麼執扭不入社？  
你們對辦社有意見？  
衆人說：俺也知道辦社好，  
俺得回家商議的老少都自願。  
士言說：這點小事你們能做主，  
報了名回家商議也不晚。  
許多人看他的斜風扭不轉，  
一個個低頭不發言。  
劉三怕把事情弄僵了，  
暗地裏扯扯士言衣裳邊，  
士言這才宣佈散了會，  
天晌歪大家才得吃早飯。  
李士言心裏愁愁悶，  
來了個要求入社的張信殿，  
這個人矮矮的身材生的鬼，  
尖頭怪鼻長一雙老鼠眼，  
一說話眼珠溜溜轉，  
鬼道神仙也得吃他騙。  
他家有地三十畝，  
牲口農具都齊全，

過去常年僱長工，  
剝削坑害稱老闆。  
自從大家組織起，  
給了他好多不方便，  
他也曾混進互助組，  
處處搗鬼把便宜沾，  
後來被清洗出了組，  
更加懷恨在心間。  
這次聽說士言要辦社，  
他想這回可有空子鑽，  
找士言要求加進社，  
點頭哈腰帶笑臉：  
我認清了這條光明路，  
盼它盼了好幾年。  
行破壞大家寬大了我，  
窮爺們待俺像兄弟般。  
現在我不走歪路走正路，  
大家夥互助互幫爲生產。  
今天若不准俺入社，  
光急也能急死俺。

我把全部財產都入社，  
你叫俺投湯赴火俺不嫌。  
這壞蛋心懷鬼胎要入社，  
說的話又親熱又可憐。  
士言想：上級說過不叫地主富農入社，  
可是如今窮人思想落後很難纏。  
這富農幾年來表現很不錯，  
人人都說他不像以前，  
看樣子他真心想跟窮人走，  
想改過從此洗衣又換面。  
如今人民天下坐的穩，  
小耗子怎能攻倒太行山，  
只要他入社不破壞，  
他的思想慢慢會改變，  
有了他發展生產本錢足，  
還可以藉此影響落後社員。  
李士言想到這裏就允許，  
囑咐他入社好好幹：  
你要是破壞生外心，  
政府治壞人的法律可很嚴。

張信殿滿口應道“是是是”，  
那顆頭就像公雞啄米連連點，  
當面就給士言來獻計：  
咱還得開會再發展。  
到下午大家又開會，  
張信殿耀武揚威站一邊，  
李士言動員完了又訓話，  
張信殿添炭加油來幫閑。  
大家夥一見富農入了社，  
一個個更覺心裏寒，  
有人向士言提意見：  
讓富農入社以後要出事端。  
士言說：合作社不收富農和地主，  
是怕他入社破壞不正幹，  
張信殿近二年來表現好，  
這一次入社是真心願，  
合作社地主富農能改造，  
從今後你們眼光要放遠。  
李士言催緊慢勸陣陣逼，  
衆組員個個犯了難：

入社又怕待不好，  
不入他一定沒個完。  
有八個想了一回報了名，  
他們是暫混一時顧眼前。  
士言的思想拗不轉，  
單等支書回來再分辯。  
士言想：有了二十二家能辦社，  
那些人等辦起以後再動員。  
這才宣佈散了會，  
大家夥嘍嘍喳喳亂成團。  
別處入社的都歡天喜地，  
這裏入社的滿臉愁惱心裏怨。  
李士言只望把社早辦好，  
大會小會開沒完，  
起先是討論計劃怎樣訂，  
接着討論土地入股農具打價錢。  
這時正是農忙季節，  
家家準備種麥收秋田，  
老劉三提議兩頭齊進行，  
建社和生產一齊幹。



李士言不肯接受好意見，  
主張建社要走在前，  
再加上張信殿背後加油醋，  
李士言的決心更加堅，  
每日裏討論完這個來那個，  
大會開完小會連，  
白天裏從早開到晌，  
到晚上又座談到半夜天。  
社員們個個戀着地裏活，  
開會如同坐針氈，  
怕事的社員乾着急，  
積極分子就提意見：  
咱們不去搞生產，  
把社辦好也枉然。  
士言一聽上了火，  
批評他們見識短，  
末了說：我在縣裏學習過，  
一切道理懂的全，  
你們只管帶頭幹，  
別的事情不用管。